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 第七十回 仲孝義解難甚奇 古僕人悔心救痛

木、石二怪送了婦女，各回村家，果然兩家問其歸來緣故，婦女依前說出。個個聽聞說：「世間有此善人，完全了人家夫妻子女，只教他多生貴子，福壽綿長。」卻說二怪送了婦女回到牙媒家裡，聽那販婦的客人尚鼾呼，拐子兩個猶熟寢，木怪乃說道：「石老你變個女子，我還他個婦人，且要他一耍。」石怪道：「那大戶孩子下見了，定要來尋牙媒，卻如何處？」木怪笑道：「這樣壞天理的，正要與大戶處治他。」果然次日天明，販婦客人與牙媒正去尋主兒來買婦女，又恐路近無主兒，計較遠方去賣。木、石二怪暗笑道：「你可惜空費心機，料你們也無甚好作成。」正說間，只見大戶人家來尋牙媒，連拐子都扯到官長問拐人要孩子。卻哪裡去尋，拐子難免官刑，笑壞了：怪作耍。後有說雖是二怪，捉弄二拐，卻也是天理不饒五言四句：可憐人家肉，被拐刁割來。

湛湛青天近，難饒平地災。

木、石二怪變了婦女，一面笑拐子空費一番辛苦，一面又想著捉弄販婦的客人。卻說這販婦的，見兩個拐人走了孩子，拖帶牙媒也問罪受刑，總是大戶勢高大，他不敢在近處販婦，把兩個婦女遠帶了出去。這一日到個客店裡安歇，卻遇著赤風大王被長老指教，歸林修行，待高僧過時來度，他正飛空，尋些積功累行的事做，卻好見客店裡兩個婦女哭泣之聲不哀，乃是二怪作假態處，弄那販婦的戲耍。不知天地間人心敢有真正易動處，這兩個販婦的，忽然聽得婦女哭泣，動了他為客的好心，兩人計較說：「我們不是無本的生理，兩個婦女也費一注本錢，縱是有些利息，也要消受，何苦把人家婦女賣入遠鄉遠裡，還有賣入不良之戶，天理何在。不如我兩人各分一個，成就個室家，也省一番聘禮媒錢。」二人正議，二怪笑道：「好便是你好意，只是我兩個假變的，如何做得家眷？」抬頭一看，只見空中赤風大王正在聽看。原來木石與虎都是山林契舊，見了各相認識，備說彼此根由。赤風大王說道：「我聽了禪僧長老道理，思想我本獸類，性復傷人，萬劫沉淪，終歸惡道，所以一念皈依了正門。我兩弟已轉了輪回人道，我尚要積功累行，方得超脫。你二人本來木石，倒也是個清標厚重之質，雖久歷陰陽，得了靈氣，卻只是個倚草附木之類。想乾坤浩蕩，宇宙遼闊，何不守你的清標，歷你不變的歲月，何苦倒生出一種多事的形骸，勞心的幻化。幻化益生，罪孽益著，遇若火災昆岡，斧斤入山，你精靈何附？」木、石二怪答道：「你說的一派正理，卻不知我木石原非死枯，乃得天地氣化所生，日長歲增，誰不眼見。他如木石，原自木石，有命無性，獨我被僧鑿入庵門，得了往來善信精誠善念，生出這一種智識。本欲輪轉，但未曾受形人跡。前在山門欲聽高僧演教，神將不容，因此飄泊到此。你既要積功，我木石安得不修行！只是這客人有本販的婦女，被我們設法送回原主，如今脫去，傷了他資本，又非我等修行正念。」赤風大王聽了道：「此事不難。你兩個可假意病臥，看此二客資本何從來。若是父娘血本，千鄉萬里辛苦經商，雖然做的不是正大光明交易，也憐他個為利心腸，或是孝養父娘妻子出來，如何叫他折了本去？若是來的不明資本，賺的犯法金銀，你便假病而亡，還叫他陪棺木，葬你荒郊。」木、石依言，到了天明，推病不起。只見二客慌忙問候，木、石二怪只叫病沉。那客背地裡抱怨說道：「此事奈何？萬一婦女病亡，這注本錢折了，卻如何還鄉？」一個道：「況是借貸的本本，合伙的營生。」一個說：「債主卻狠五分算利，若是傷了他本，怎肯甘休。」一個說：「他放債起家，合伙為利，便折了他的，再作計較。」赤風大王聽得，乃說與二怪。二怪便假死去。這兩個販客，慌忙備棺殮葬。那店家又勒索起來，說魘魅他房屋，挾騙錢鈔，二客只是叫苦，只得傾囊貼鈔。這赤風大王與二怪待他送葬荒沙，卻脫身又變了婦女的父娘兩個，赤風也變個隨伴親戚，到店中來，故意尋著二客，說道：「自你兩位帶了我婦女出來，我在家思想，割捨不得，趕路追來，交還你財禮，還我人去。」兩客說：「婦女已病亡。」父娘哪裡肯信，便哭哭啼啼，只是要人，急得兩客沒了主意。赤風乃與店主勸解，兩客把行囊准折貼補了，方才放得生而去。後有譏諷拐子並兩客二詞《如夢令》，說道：

（販客你），世上財當取義，誰叫販賣婦女。一旦本利雙亡，反把行囊貼與。怎處？怎處？將何填還債主？

（拐子你），資生盡多賣買，何苦壞心拐帶。可憐人家孩童，一旦分離在外。木怪，石怪，要他遭刑受害。

話說店家老兩口子，同著一個漢子，開張安歇客舍。遇有客人不幸災疾，可憐他客邸舉目無親，遇著有同鄉同伴好的，積善心，憐苦病，調理伏侍，這一片忠厚心腸，便積在身，遇有災殃，自有神佑；遇著個沒慈心的，只顧自己趕路程，還要就中取利，這樣人後來偏也遇著沒人救的苦事。莫要說客人，便是店家更要存個仁德心腸，遇著客人疾病不吝湯藥，服事勞苦。欲話說得好：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圖。」若是沒仁心，疑忌魘魅，或圖孤客金錢，或趕逐病人出境，這樣店主豈能常保無災無害！便是這店家兩口子騙挾客人，說婦女病亡，魘魅他房屋，勒索得客人一心焦折本，一心焦店騙，沒奈何貼補店家錢鈔，又要勒他燒紙退送。只這一種不仁之心，古怪兩口子生起病來，十分沉重。

卻說遠鄉有三個行道的，天晚投宿在店，一個叫今來，一個叫古往，一個叫做仲孝義。今來是個侍詔，古往是個官裔，仲孝義是個寒士。他三個人只為進身未第，有善信傳來，說海潮庵高僧三個高徒道行，都有前定文卷，能知人後世事業，三人因此裹糧而來參謁，卻為天晚，投入店家住宿。三個人只有仲孝義貧寒，極孝父母，村中人人皆稱他為孝子。卻說他這一件孝，就遇了幾宗險難，俱解救得甚奇。一日越海乘舟，狂風忽把舟覆，得一個大電渡他登岸，那電口且銜他人遺金相贈。一日鄰居裡舍皆被火焚，他獨安寧，父母且無驚駭，以此為喜。一日其幼子匍匐入井，村人見者，急救不得，那井中忽如人接手送出井，毫無傷損。仲孝義有此孝征，只是名尚未就，故此與今、古二人來庵問僧，這晚三人在店投宿。

卻說這店主人一病垂亡，是夜門外有勾人的無常使者，到店門外，不敢擅進。眾宿客有醒的聽著，那無常若向人說道：「待善人臥熟時，方敢進去勾提。」這人問道：「是今來麼？」勾人道：「非也。」又問：「是古往？」勾人道：「不是。」又問道：「是我等大王麼？」勾人說：「非也。」原來問的便是木、石二怪，他似幻形，故識勾人，乃又問他：「善人畢竟是誰？」勾人道：「是仲孝子。」木、石二怪笑道：「姓名已舉，冠冕加身，今來、古往，何人畏，你如何說不是？」勾人答道：「貴不敵孝，只等孝子熟寢，方敢入門勾取。」少時仲孝子寢寢，那勾人入內，店主嗚呼尚饗。

次早，木、石二怪將此話說與赤風大王。赤風大王笑道：「你兩個詐言有此等情，我大王如何不知。」二怪道：「只因你尚未超出輪回，尚有此劫，非如我等原有木石之性，可復得混混沌沌，不入此等境界。」大王問道：「勾人既說貴不敵孝，假使貴的更孝，卻如何？」木、石二怪道：「我卻不知，除非問庵中高僧。」赤風王道：「正是。仲孝義既孝，如何不貴？」二怪道：「也不得知。」赤風王道：「如此還回庵問僧。」乃假作人形，謝辭了店家，助店家些假設錢鈔，出得門來，飛空而去。

這今來三人離店取路，望海潮庵而來，起得天早，忽然遇著一件奇事。三人帶了一僕，名叫莫來，乃古家人，此僕平日心地奸險，雖說不壞了主人家事，卻也是個豪奴悍婢。三人在前，繞過一林，莫來擔著行囊隨後，才放了擔子撒溺，忽然一條赤蛇兒上前，把莫來的腿上，一口咬了幾個窟窿。莫來疼痛難當，行走不得，倒臥在林間，吆喝難忍。三人只得坐地，守著天明。那腿看看腫得桶粗，三人無計，進退兩難。今、古二人只叫：「丟下莫來，且回家去罷，趁天早還趕得到，行囊叫僕守看，再著人來接取。」仲孝義道：「我們何事而來？豈有參謁高僧中途回去？」莫來道：「近處有便人，僱覓一個去罷。」今、古道：「哪有便人？」正說間，一個漢子前來，今、古忙叫他擔囊代僕。那人道：「蛇咬的僕人，誰人肯替？」仲孝義道：「漢子差矣，我僕被蛇咬，難道行囊便替不得。」漢子道：「蛇傷虎咬，豈是良人！正要他遠路磨折，我若代他擔囊，倒教他受快活。」古往道：「不白煩你，須與你鈔。」漢子道：「錢鈔只可施濟貧人，豈可與那惡僕？」古往道：「不是與我僕，乃與你。」漢子笑道：「固是與我，卻是與你代僕擔囊。我不代他擔囊，你可肯與我錢鈔？與我實乃與他。」漢子說了，往前逕走。仲孝義道：「如今惟有各分囊物，三人擔行。莫來可行則行，不可行，且臥於此。」古往依言，把行囊三分，各相擔著。今、古二人自嗟自怨，一個說：「好沒來由，早

知多帶兩個僕從。」一個說：「不如坐在家中，問甚長老，官雖未做，料已在後為之。」只有仲孝子擔囊力弱，口念了一聲佛祖，忽然一個長老從小路走出，仲孝子看那長老：

削髮除煩惱，留須表丈夫。

肩擔月牙杖，掛著一棕蒲。

長老見了仲孝子，也不問來歷，兩手把他行囊，奪在月牙杖上擔著，方才道：「善人好生慢行，我和尚代你幾肩勞苦。」今、古見那杖長，和尚力大，便要開口求替，怎知道那長老擔了仲孝子的行囊，如飛星去。二人笑道：「仲老行囊，長老騙搶了去也。」看看轉彎，哪裡有個長老？仲孝義口雖不言，心下也疑，只得大著膽子往前走去。二人乃分些囊物，與仲擔著，卻輕便無難。三人直走到晚，離庵尚有十里之遙，只見一個路口，那長老坐地，笑道：「善人來了。」仲孝子見了大喜，便問：「到庵尚有十里，天晚如何？」長老道：「便是善人們趕到，高僧已入靜室，庵門已閉，不如此路內有一善堂，聊可寄宿。」仲孝子道：「我等也知此堂傾塌，齋食且不便。」長老道：「近來是小僧修葺可住，便是齋供，小僧也備下有，三位可聊寄一宿。」三人乃進入小路，到那善堂，果然修理可住。三人放下行囊，長老收拾齋食。

只見莫來踉踉蹌蹌腫腿跛足來了。長老看見，問是何故。莫來把蛇咬說出。長老道：「我看你相貌，蛇牙虎口，心地必惡毒奸邪，報應不差，若不速行改悔，只恐將來不止蛇咬。」莫來聽了，只要痛止，便答道：「小子從今改悔，卻自想平日也無甚毒惡。」長老笑道：「人人俱有個良心，若知惡毒，誰肯便做，就是做了，中必有一點愧心。只是利欲或忿怒動了無明，突然做去，死也不愧，這時豈自能知。料你僕人性情，除了不忠家主，奸盜邪淫，十惡不赦之條，此外惡毒可赦，可赦便可改，是你不知，無足怪異。只是此後，若能悔改，莫說蛇咬，便是蚊蟲也不侵你。」仲孝義聽了，便問道：「師父，他一個愚僕，何知怎麼改悔，你如今可教他一個悔改的法兒麼？」長老道：「大人，君子無惡毒可悔改。善信有不知誤犯，只在一念警省間。若是愚俗，須要對神明焚香懺禮，仗延我僧與他消災釋罪，自然蛇毒自退，腿腳疼痛復安。」莫來聽了，便向長老下拜，說道：「師父，小子不曾帶得香儀，願借堂中聖前，就如今悔改了罷。如是靈驗，免得疼痛一夜。」長老道：「悔改須也要尋你平日自知的惡處，比如不聽主人叫喚，莫說嗔責怨罵，便是以惡眼視主，就為惡也。」莫來道：「一個惡眼視主，便是毒惡，菩薩如何這般法嚴！」長老道：「惡眼視主，莫說你僕人輩，菩薩法嚴，還有大似你的，嚴過菩薩的。」卻是何說。下回自曉。